

短篇小说

囚徒

我曾经在这里生活

F.F.F

一个人死了

初殿

一天

死

我的前半生

蓝色

日出·印象

回忆

护照

屋顶上的脚步

黄昏话题

琴声黄昏

临终关怀

中篇小说

他们

象

陈村作品精选

骆驼子

華夏出版社

I247.5/624+2

2008

骆驼
草

陈村作品精选

丛书主编◎王涛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村作品精选/陈村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8.5

(骆驼草丛书/王涛主编)

ISBN 978-7-5080-4599-3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9476 号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

装 订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 开

印 张: 20.25

字 数: 249 千字

定 价: 2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录

短篇小说

囚徒 / 1

我曾经在这里生活 / 14

F,F,F / 31

一个人死了 / 46

初殿 / 50

一天 / 64

死 / 78

我的前半生 / 95

蓝色 / 102

日出·印象 / 112

回忆 / 130

护照 / 140

屋顶上的脚步 / 148

黄昏话题 / 166

琴声黄昏 / 190

临终关怀 / 197

中篇小说

他们 / 206

象 / 252

短篇小说

囚徒

好玩,我竟成了囚犯。

我推开门,他们站了起来。经老赵介绍,我们认识了。没握手,坐下,开始随便聊聊。

年长的那位递上照片。

“认一认。”

“小良!”

这张像我也有,是他在乡下照的。“他已死了。”

那年轻的在看窗外。这里除了煤还是煤,煤天煤地,人都是黑的。

“讲一下吧。”

我和小良认识都二十年了。小时候一块儿淘气,长大了一起插队,最末见到他的熟人就是我。可要说怎么认识的却难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们是生来要好的。

“你等等,我买包烟去。”

“站住!”

青年人转过身来。

我懂了,赶紧活动一下胳膊。搞公安的真能干,我的手立即被交叉了。一根见不到底的铁管像倒胃口的蛇头,紧盯着我的脑袋,我马上安静了。

我——102。

从前,我们乡下的土屋也有这么扇小窗。夏天木栅间飞进蚊子和萤火虫,冬天飘进飞雪。而我一年四季在小窗下的桌旁劳碌。桌上堆着工具书和卡片,抽屉里塞着稿纸。每天收工回来烧饭浇菜,小良始终和我在一起。

那里没有刺刀的寒光,也没有令人心颤的声音。靠着自己的手,我们建起了家。

这里的一切是容不得我过问的。

乡下的小窗前是远近有名的竹河,带帆和不带帆的木船南来北往,比不上这里的警车,却不会有太长的空歇。纤夫渴了,要口水喝,借个火抽烟。烟,我这次真该戒成了。

饭送来了,几口就被我扒完。我是养不肥的,白吃了大伙的粮。铁门又开了。

“102!”

我蹒跚走出,把食盆给他。

“走!”

老头没看我，低着脑袋和边上的人说悄悄话。

“姓名。”他仍不抬头。

我脱口而出，“102。”

他看我一眼。“姓名。”声音高了些。

一个好老头，准是个出色的爸爸，我不说话，在细细看他。

背后的看守用肘子提醒我。

“猴子！”

我眼盯着他。猴子站开了些。

她？

我一定见过这种脸型！记录员的头又沉下去了。我竭力搜索记忆，老头说的全没听见。我要知道她是谁。狱中的任何一点刺激都是诱人的。我想不出，恼火了。

“别问了！你需要什么都写下来。”

“要老老实实。以后的路长着呢。”

我记住了，好心的老头。但我仍要看她。

我自由了。世上的人们活得像蚂蚁，圈在樟脑划的线里，不敢迈出半步。而我被人们拿进这个小盒，什么都不能威胁我。

他们可以公然地打开我的箱子，取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多年前的几封信，一堆自己都理不清的稿纸，这下成宝了，够他们玩的。

他们要人名，我原本可写上几个：阿川，小舒。和大王这杂种开个玩笑也不坏，他们用不到我来同情。那时我的本事大了。其实，写和不写都一样。让他们自在去吧，人们犯不着为我烦恼。我懒得慌。这张破表太乏味，奶奶给我取名不是叫在这儿用的。

小窗的铁栅间来了月亮。这里的夜最静了。可我还没死，我要说说话。

“花间一壶酒……”

“不许讲话!”

对影成了五人。不让说,我就唱唱吧。

“清和节当春,渭城……”

“不许唱歌!”

不让唱我就咳嗽。

“不……不许作声!”

铁门响了。我没咒念,练起俯卧撑来。

他们问小良的死。这事只有我知道。也许连我都不知。我不想知道。让他的死死在我的记忆里吧。

他们什么都问,我看不出中心:收入,同学,亲朋,劳动,甚至问为什么剃光头。无聊!他们问不到她的(姐姐!)。世间没有人知道我们。

警车又在叫了。

昏灯下我看到了一张不敢淡忘的脸,瘦弱而黑,明显比记录员老。可眼神太像了。

这几年我干枯了,哪儿都不去,除了每年走一次乡下。在最后和小良一起的那天,去土屋丢下几十个烟火。老乡们传说这屋闹鬼,没有人敢住却有人敢拆。几堵残墙立在河边,野草比田里的稻棵还旺。

我们分手七年了。五年农村搞得我俩筋疲力尽。小良同我一样,差不多和所有的人闹翻了。我俩也闹,翻不了,像夫妇,可不靠法律维持。

他死前的一段日子活得漂亮。我们常窝在草堆里,在太阳下谈往日鼓不起兴致的事。我们交换了所有的笔记,笑对方,也笑自己。自己和对方本就差不多。

我明明是被人卖了，卖得太贱，预审员欠狡猾，被我从他脸上看见了那东西。记得那东西对我说过卖人故事。好家伙，他真干了！他一定有高尚的理由的。我不愿想他。人总难免沾些牲口味，哪怕有一副忠厚的长相。

“出来！”

我出来了。

囚车开往火车站，我被塞进邮件车厢。不用听车站广播我也知道，这下送回去了。回生育我的地方，但已没了家。

我那位老弟尽可以在我房里寻欢作乐，糟踏我那时的爱物，我从不说半句话。妈在时，我常扬扬拳头，他虽无赖却怕我。妈老护着，是她护坏的。妈快不行时还想他。我找到那婆娘家，房子有教堂的辉煌却没有人味。那婆娘也只能远看，走近了味道熏死人。

这里更静了，看不到一星绿色。铁丝网的铁刺像扎在眼里。在我，唯一的改变是添了一位数——1022。

频繁提审。老是这么张脸，看腻了。今天换换口味，出个小伙子。长得丑，就是神气不讨人喜欢。

“你犯罪了！”

我没坐稳，他就告诉我。

“我不习惯这种态度。”

“法律不是为个人兴趣订的。”

“惭愧，我不懂法律。”

“我要……”

“说呀，我听着呢。”

“还是认一认吧。”他显然受过点训导。

我接了过来。

许多年了,我爱找这种义务,一堆谁都不需要的废话,比这家伙还蠢。小朋友追逐自己的想象,我硬去代替他们生活。不碰低鼻子学不得乖,彼此一样。我把信撕成四块,向他还去。

早上活活吃了那笨蛋的亏。小子,我得教你聪明起来。拳脚是抵不上我笔杆的。这里太闷,得变着法生出些趣味来。

编了一下午神话,换了两个月清静。

小良画了几天。荒芜的野地,挺大的一片,前景是幢石山,雾气里可见背着的一组雕像。虚的。

我问,“这葬谁?”

“魂。行不行?”

世间永没有这地方。它存在于被火融去,被浪吞去的人的心上。在小良的心上。

他挑了个雪天走。我也上城,但不回家。午饭在老刘家吃了,饭后走去车站。城里人怕死绝了,连畜生都不见一个。我俩精神挺好的。

他不愿走了,我巴不得这样。船还早,我们毫无目的地逛着。

土山上更没人,山下依稀可数的几只大烟囱在吐着黑烟。一喘一喘的列车南下了,而小良还在我身边。我们嚼着花生。

红红的太阳感染了白雪。雪住了,我们不住地谈着。他打开酒瓶,我觉到了凉意。

一小队工蚁扛着我吐出的骨头,动作划一,比我们上山伐木时还齐。

“广种薄收,我们也一样。”我点了点脑袋。

“无收。都怨我们搞丢了尾巴。”

小良的脸有些红了,红得好看。

“家里的十一月可没这么冷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

下山时，他滑跌了，蹭破了棉衣却莫名其妙地笑了。

“别拽，就这么溜回家。”

“臭美！”

天报应，我也摔了。

船渐隐入夜色，小良和夜一同睡去了。送别不用招手倒省事，第一次。

没见民间面孔十多天了。想他们。只要是人的声音都爱听。小房子里布满了孤寂，好在有些惯了。

那天的感觉比现在更强。我讨厌熟人，更讨厌旅馆里那些个浮肿的脸。

船开走了。我跟着末班车的辙印回队。雪又下了，掩去地形。我要走，走向我们的土屋，爬也要爬到。

爬是爬不到的，灌了一脖子凉雪才明白。我觉得快死了。

死是迷人的，生更迷人，但都不在笼子里。死而复生的人最幸福了。既然复生没有保障，我还不死。

我又被叫去提审。这场戏演了一个小时，他们得了几句话，我收获几页纸。法律并不神秘。只是一切都给你安排了。我被判了癌症，什么都不要，只想思想。

那次我躺在病床，可苦了，手脚都扎着针，红白蓝黄的鬼东西挤入我体内。我被强奸了，还没处发火。

有晚看的那本子邪书真会说，满篇的废话比我还能。人生不是教出来的，它只受生活的开导。真理哪儿都有，就不在这书上。

我总算碰上个好人,好得我今天还记着。她给我开门时,我快是僵尸了。

“找谁?”

我听出她和我同乡。

“找死的。我要进屋。”

她略嫌瘦小,我顾不上嫌她,只是贪婪地吃完了面条。

她烤着我的外衣,我坐在草上。递上纸烟,她竟受了,吸上口又呛个不往。

“你啥时候下来的?”她问。

“十七岁。把它扔了吧。”

“那得叫我姐姐了。”

我什么都能,就不叫人姐姐。我睡了,她守着衣服在写什么。

醒了。我感觉到另一个人的心跳,她眼睛是湿的。

残雪映亮屋子,我坐起,看着这陌生又温暖的地方。桌上有封寄黑龙江的信。锅里冒着热气。我终于看懂了这堆东西——是彩礼!逃吧,我狼狈得慌不择路。

我攫取了别人的权利。而他是幸运的。不论事实如何,不感觉也没痛。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踏着。我要把这都葬在雪里。

我骂小舒,“你这奴才!”

“你只懂狗爱,都不配做人!”

“没种的东西,叫母狗看看,没了它你是不是人。”

“她不叫母狗。我们没你强,但总算是人。”

也许是人,但小舒以一种非人的速度长着,一直长出我的视野,不该长肉的地方都鼓了出来,正当的美?我快吐了!

他终于走了,跟着母狗。我不稀罕。

那姓杨的也不是好料,在火葬场看他我更愉快些。他用舌头当锥子朝我脑壳里挤,我头要爆炸了。

死罢,我愿你们都是死的,我也不例外。地球的存在无疑是个错误,纠正呀,你们敢不敢!

小良在船尾后没了。土墙上时时有红浪翻出。我逃回家去。

江边的白天和夜一样美。但我总晚上去,一直坐到没人。看霓虹灯光渗入江中,水像火山口岩浆,在船的压迫下躲避着,退缩着,一直滚到岸上。

每日从家滚到江岸,从江滚到家。我是候鸟,凭着本能。

妈倚在枕上,有时睡熟了,脸向着门。我像贼一样轻手轻脚。偶然把她惊醒了,她看我一眼,脱去老花镜,侧转身去睡了。我最听不得了,这无言的责备。

我自知太不中用,早先只一味地苛求人生。我懂严于责己宽于律人,却死死不用。我要他们掏出热情,是真的热!我不用拳头去挤,强要的东西算不得甜。

我太爱耍自己,耍得不轻。卖我的人虽有却少,他们至多卖去我的皮子。我将自己的灵魂押了出去,朝任何想押的地方。二十世纪的一副灵魂,能换好几打巴掌。感觉与热忱被我典当了,真难赎。我穷得赛过乞丐。徒劳的挣扎。多挨了几棍子。败类!我是一个败类吗?无聊!

那时我们常常争论。人世真看不得,失控的人的动作和声音,在瘴烟里混成一片,自信感情是纯正的,当它被人提到相当的高度时,一下子卡住了。不知所措的脸,对视着,在他的脸上照出了我,连抽烟都忘了。复活了:搭讪,紧着脸皮笑一笑。见鬼去吧!人充实时是没必要说话的。说千道万,人最需要的还是饭,我有这肚子作证。

昨天他们竟来问姓朱的一帮子。我随口回答说不认识。这伙没种的东西,只懂实惠,比起老师要差远了。老师吃喝嫖赌,差不多五毒俱全了,却不让我们学他。他管自己叫“恶棍”。恶棍教我们正直,谁不笑他。我也笑。可他是好人。

有天上课,他真发火了,把蛔虫标本瓶直送到我眼前。

“你,还有你们,什么东西! 一群穿衣服的虫! 是我这混蛋说的!”

我毕业前他被人告了,再没见过。

这世上什么都能保险,就社交保险公司开不得,非赔本不可。

他们也傻,跑我的专案是不会有出息的,几百块钱丢在水里了。一堆可笑的纸片,花花绿绿,好看是好看,就是当不得干粮。把我当肉卖都值不到几文。何苦。真不干脆。许多的生命被我侵占了,我罪上不知加不加罪。一天两餐,谈不上菜蔬,我毕竟当了剥削者,是有人要我当的。

我尽一个生物的所能运动着,并不为什么。背诗,空想,用指甲画画。都没目的。生的本身就是它的目的。我是人,愿意活着,我就不去死,哪怕被人捉到了笼子里。手表、自行车、照相机,让人们用它点缀生活吧,我爱随心所欲地思想。这里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,也没伪善和难堪,少有的好地方。可惜,我住不长的。

怕是病了,浑身没一处地方自在。我不找看守。随它吧,人生难免要吃些苦的。

妈妈病重的时候,我趴在病床边上。健康人在这里是睡不着的,垂死者的呻吟,黑暗中听了心惊肉跳。妈也睡不着了,轻声讲我们家过去的琐事。

我小时候家穷,生我时家里都呆不住蚂蚁。妈从没给自己借过一文钱,为的全是弟弟和我。我下乡,她靠借债来为我置行装。我死也不要。

妈哭了。我们穷惯了。别人在窗里吃喝,我饿着肚子不眼馋,别人穿红戴绿,我冻着身子不叫冷。没有物质有精神。妈教我,穷卖了骨头也别低头。

妈死后,我四处乞贷,遭人白眼。我把自己的生命也典当了几年。为了躲开这两处屋子,我什么都干了。

妈妈躺在多少人躺过的地方,一条白布把我们永远分开了。两代人的隔阂被白布所代替。我要妈妈,哪怕是一声呵斥呀!

小良在船尾后散开了血,我没见到,我被他的影子赶出土屋;我是看着妈妈死的。世界虽大,没有存我的地方。

这就是家,舒适却没有温暖。这里有妈妈的形迹但没了妈妈。弟弟玩牌去了。我垮了。叫作朋友的这时从不知什么地方都钻了出来。假惺惺的话我也说过,再没比这更难听的了。这些对我没半点用处,滚吧,滚回你们一贯的道德里!我穷凶极恶,又虚弱不堪,躺在床上。别理我,除非你们死了老子娘!

我快不会哭了,只除了想着。在母亲跟前,我一直是个孩子。每逢妈生日,我买来面条,一个人慢慢数着。是妈的忌日,便写上半首诗或一句话,望空烧去。今年不行了,我也去不成乡下。阎王要走了他俩,却放我在此。最先的死者是幸福的,你们回来呀!

没有家了。我什么都不要,只身回到土屋。

要赎回自由。我一天在井底十二个小时,任身子在空气中抖瑟。戒不了烟就抽烟丝。每天当我啃完第十二个馒头时,人快瘫了。我只有黑夜。自由像井底的矿灯一样。

“谁写的?”

“难说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忘了，忘得一干二净。”

“你这些，都哪儿来的？”

“路上捡来的。火车上听人说的。我写的。”

“指出来。”

“我写了页码。”

“你要后悔的！”

我于世上是个无债的人，唯欠了自己许多。有人欠我更多，一贫如洗。儿时耀眼的理想，欲望，青春——一座死火山，我不会喷发。好多年了，似醒非醒。

这里不分四季。外面春天了？我瞎猜猜。我这出戏该完了吧。春天不下雨？

也会有人叫我去恋爱的。

她长得像个女的，眼睛厉害却不负责。不用管它。到我终于信以为真时，她走了，说见了男的害羞。害羞倒是美德，可惜没能传给她的女儿们。

她们是一条露底的水沟，霸着我大脑的一隅。

我怕是不行了，骨头像发乱的纸牌。不想动就不动。

这世上有千万的好人，没刺也不粘。懂得不多的有上帝的心肠，懂得多的像平民一样。只是我们在相互规避着。

我彻底醒了。昏灯下睁大两眼，透过泪，我看到许多熟识的脸。目光